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_臣謝恭銘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

_臣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_臣

吳舒帷

謄錄監生

_臣

黃鑫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

宋謝靈運題詞

謝琰不慧乃生客兒車騎先大笑之宋公受命
客兒稱臣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凌忽一代無
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迺作天子客兒比肩等
夷低頭執版形跡外就中情實乖文帝繼緒輕
戮大臣與謝侯無夙昔之知綢繆之託重以孟

顓扇謗彭城墜淵尋山陟嶺伐木開徑盡錄罪
狀其自訟表有云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山
棲之士而構陵上言最明痛不免棄市蓋酷禍
造於虛聲怨毒生於異代以衣冠世臣公侯才
子欲倔強新朝送齒丘壑勢誠難之予所惜者
涕泣非徐廣隱遯非陶潛而徘徊去就自殘形
骸孫登所謂抱歎於嵇生也山居賦序廢張左
尋臺皓致在去飾取素宅心若此何異秋水齊

物詩冠江左世推富艷以予觀之吐言天拔政
繇素心獨絕耳客好佛經其辯宗論曇隆誅又
皆祇洹奇趣道門閣筆彼出處語默無一近人
予固知其不殺不止牽犬聽鶴追松鼓棹均無
累其本度也

目錄

賦

山居賦

并自註

撰征賦

歸塗賦

羅浮山賦

嶺表賦

怨曉月賦

長谿賦

江妃賦

又

入道至人賦

逸民賦

辭祿賦

感時賦

孝感賦

傷已賦

表

勸伐河北表

謝封康樂侯表

詣闕上表

牋

與廬陵王牋

書

答范光祿書

又

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與弟書

答弟書

答網琳二法師書

志

遊名山志

論

辨宗論

問答附

頌

金剛經疏
卷六十五
目次
無量壽佛頌

贊

王子晉讚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

維摩經十譬贊

聚沫泡合

燄

芭蕉

聚幻

夢

影響合

浮雲

電

侍汎舟贊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并序

佛讚

菩薩讚

緣覺聲聞合讚

銘

佛影銘

有序

書帙銘

七

七濟

誄

宋武帝誄

宋廬陵王誄

曇隆法師誄

廬山慧遠法師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

明 張溥 輯

宋謝靈運集

賦

山居賦

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
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

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臥病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

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
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
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
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
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為適古人

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
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
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為所樂故合宮衢室
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之文成張良却粒素人
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
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

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
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若夫巢穴以風雨貽患則大

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

惟上託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

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

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

雨益取諸大壯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

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免 得寒暑之適雖是築
構無妨非市朝云云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

卽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鉅規
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

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
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

議於魚求

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

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裂帛為衣曰槻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原鉅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
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
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
文侯所造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
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
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園左亦謂之長洲之茂
苑因江海洲清以為苑園原缺故表此園
之珍靜千乘讌嬉之所非幽人憩止之鄉且山川亦不
能魚茂隨地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
勢所遇耳

歸休詠宏微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

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得意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

傳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
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

志經始山川
實基於此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

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慙尚予之晚研年

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

山川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一

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表疾至志寡求拙日事并可山居日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

面山背阜東徂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縣聯邪亘側

直齊平

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

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江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側直近東則

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塽石滂閔硯黃竹決飛泉於百

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泌於近瀆

上田在下

湖之水口名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各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郭水畝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郭是近出之最高峯者西谿便是原隰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塽以石為阻故謂為塽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北至外谿封燈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硯在石滂之東谿逶迤下注良田黃竹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與其連南界莆中也

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

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連

雙流謂刺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

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裡離合是其貌狀也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原缺用槃石竟渚竝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

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綠浦以被

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

楊中元賓

竝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竝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

謂為風也

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治橫石判盡休周分表

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漭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

而開道

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圻西北邊浦出江姐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

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

巫湖

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磯原故曰下巖而回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

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竝是北邊

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

平二韭四明五輿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

凌石橋之莓苔越楸谿之紆紫

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輿皆

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非以
萊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也五嶽者疊濟道人
蔡氏郝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椅角竝是奇地三
著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
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竝見圖緯神仙所居
往來要徑石橋過櫓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

遠南則

松箴棲雞唐嵒漫石崿崿對嶺崿孟分隔入極浦而遭

回迷不知其所適上欽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

樓雞在保

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棲雞
之上緣江唐嵒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
唐嵒下郝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崿崿與分界
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
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崿山甚奇謂白爍尖
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疊濟道人住孟山

名曰孟埭芊薯之畷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處
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欽崎深沈處處
皆然不遠西則原缺
但一處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崑漲

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

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

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
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

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崑薄洲有山謂之
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
迴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
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徒觀其南術之

原缺

生

磯

原缺

成衍綠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

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於歲春秋在月

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
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

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

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

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
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磯勇門以南上便
大閘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
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
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廖病太子國之儲貳故
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慙於海若事見莊周

欽定四庫全書

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

缺

今園枌槿尚援基井具存

曲術周予前後直陌矗其東西宜伊臨谿而傍沼迺抱
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

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關東窓以矚近田

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

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窓矚田魚見江山之

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

阡陌

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
杭送夏蚤秀迎秋晚成魚有凌陸麻麥粟菽候時占節

遞遞熟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

資理取足於滿腹

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

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

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茫溫泉

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影於椒塗

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

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

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

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也

水草則萍

藻蘊芡萑蒲芹蓀黃荻蘋繁絕荇菱蓮雖備物之脩美
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
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寧豈蕙草之空殘
卷攸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
奏而舊愛還琴出離騷攸弦是采菱歌江南是和曲
云江南采蓮秦箏唱蕙篇唐上奏蒲生
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
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叙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靈桐

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
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菁林蘭近雪而揚猗

卷栢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

素莖於紫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

本草所出藥處於今

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

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仁也六

根者苟七根五茹根葛根野葛根原誤根也五華者莖華

芄華槌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栢實兔

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藜實原缺實也二冬者天門

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

栢伏苓竝皆仙物凡此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

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

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互捎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

翠茂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

驚之棲託憶崐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

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

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筭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

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為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椳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箬之流也修疎便媚蕭森蔚蔚皆竹貌也上林園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驚棲食之所崐山之竹任為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為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其木則松栢檀櫟

感江潭而作七諫

原諫

其木則

桐榆檉栢穀棟

楸梓檉櫟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榦

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陰澗下而

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衢華映水而增光氣

結風而回敷當巖勁而蔥蒨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

秋晏遲含萼於春

初

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

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

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

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削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敦

草木

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相種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興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魚則鰻鱧鮒鱖鱗鯢鯢鰻魚

自耽

音昆鴻音洪鵠音溢左傳六鵠退飛字如此鵠音下竺反驚音秋鶯音路鵠音保鵠音相唐公之

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為鵠音相鵠鵠鳥見張茂先博物志鵠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鳥竝美米實鳧音符野

鴨也常待晨而飛鵠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為神也

事見左傳朔禽雁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雁來賓歲暮云雁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莢生歸北霜降客南

山雞映水自翫其羽儀者山上則援猱狸獾犴獾狎獾山下則熊羆

豺虎羆鹿麕麕擲飛枝於窮崖蹕空絕於深硯蹲谷底

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

猱音哀猱音蒐狸音力之反獾音火丸反犴音立懸反獾音曼

似獾而長狼之屬一曰軀狎音安點反獾音弋生反狸之黃黑者一曰似狎豺音在皆反羆音元野羊大角麕

音鬼吼反麋音京能踰擲
虎長嘯後哀鳴聲可說

緡綸不投置羅不披磻弋靡

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

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

鷗鰕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

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林

中而此歡永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鰕敬承聖鳥舞而不下令無害彼之心各悅豫於林池也

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

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

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

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原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有諸誼辭不及山野

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執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

復溫則可待為
已之日用也

爰初經畧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

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

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

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

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

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

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云初經畧躬自履行備諮

苦平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寞

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

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

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

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

早

謂雲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

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促年

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

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蛻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

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章叙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

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馮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

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箬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臈獲野有蔓草獵涉嬰萸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

甘以播熟慕榘高林剥芨巖椒掘菑陽崖摘擗陰標晝
見茅宵見索絢芨菰翦蒲以薦以芡既坭既埏品收

不一其仄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為

繁畧載靡悉

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

子藹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蕸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苦播摘酒味甘並至美蕸以療病播治癰核木治痰冷榘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及音及採以為紙菑音倩採以為漂擗音擗採以為飲採蜜撲栗

各隨其月也

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

知厥所

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嶸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

南山則

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峯參差出
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
接遠遠堤蕪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
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殷南
峯以啟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窓前因丹霞以頽
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原缺之未牽鴟鴻
翻翥而莫及何但鷗雀之翩翹沆泉傍出潺湲於東檐
桀壁對峙磴礧於西雷修竹葳蕤以翳蒼灌木森沈以

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
風露披清於隈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櫟櫨
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斃傷美物
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
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
緣畛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
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
疊郭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
口方壁西南石門世原南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
初入行於竹邇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
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為郭正北狹處踐

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
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
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衡石階開窓對山仰眺曾峯俯鏡
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
館望對窓戶緣崖下者密竹蒙迥從北直南悉是竹園
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
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喂曲之好備盡之
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
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
傍緬原缺為異觀也

泉所回沆濫異形首莖終肥別有山水路邈歸

沆濫肥莖

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

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

蹬閣連卷復有水迴繚繞回員彌彌平湖泓泓澄淵孤

岸疎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
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
以起阜石傾瀾而捎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滑以橫前

轉北崖而掩後隱叢濯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

往反

逕過自非巖澗便是水
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

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
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澗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
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

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羣

竦以截薛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

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

土山載石曰礪山有林曰崕此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

故總叙其最居山之
後事亦皆有尋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

桑貿衣藝菜當有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

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數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

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綿續暑待絺綌朝夕餐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病

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數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

一也左思曰為左
右揚較而陳之

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

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栳

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

堪梅流芬於回巒栢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孔
子杏壇之上維摩

詰經栳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
柚之園桃李所植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穎諸
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藝含藥藉芳蓼戢蔓薺葑菲蘇薑綠葵

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蒨以陵陰春藿

吐茗以近陽

葑非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
蔥庚聞云寒蔥挺園淮說自供不待外求

者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

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

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

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此皆往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採

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

朗響頌倡清發散華霏澌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

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

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愿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

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
兮騷屑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惕曾臺
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

不滅

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
草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

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
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
和以爲
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惟分一

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
闕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頽頽視鼓

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

云物皆好生但

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各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

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啟滕剖袞見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積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歷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竝於今

而稟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

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

讀書聖人之糟粕勝者金勝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

人之教獨狂者所稟

伊昔齟齬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

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
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

章含笑奏理

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闕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

永終

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

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

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適音於箕山愚
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寧芳庚宅壘以葆和輿陟峨而
善狂萊庇蒙以織畚徐韜魏而采芋皓棲商而頤志卿
寢茂而敷詞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長噫高居唐而
胥宇臺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

老子

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
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下袞賓名義亦
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
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駒阜齊桓公逐鹿
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宕山好餌朮告伯陽琴心三篇庚
桑楚得老子之道居隈畧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

使使者聘之於是遂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
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
君絀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萊子耕於
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為業四皓避
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
世不樂預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
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
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
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暨其窈窕幽深寂

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

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侯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

淺知而絕簡

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
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
絕簡不復多云冀夫賞

音悟夫
此旨也

撰征賦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
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橫流皇晉受命河汾來遷吳
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
之憤可為積禍纏繫固以久矣況乃陵瑩幽翳情敬莫
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
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震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

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
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
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
于京畿次師于汭上靈檣千艘靄輜萬乘羽騎盈塗飛
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畧義祕於六韜
所以鈎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於滑
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
山之勛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于原

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監賴於征
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
淮遡薄泗汭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
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
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歷於是來訪故老尋履往
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西征俾
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光明立熙載於唐后申譏事於周

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
繁昌業服道而德輝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輜質以
遠傷睽謀始于耆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
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
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擢纖枝於蘭達施隆貸
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
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
于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

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鄙

原缺

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未寧竊強秦之三輔陷
隆周之兩京雄崑崙以制險據繞雷而作局家永懷於
故壤國願言於先瑩俟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
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
同人惟上相之敵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
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
生民龜策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

徒秉鉞抗旂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
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
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
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
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幽風興採薇於周詩
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
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
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

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
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未
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啟
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素維尋建武之緝綱于
時內慢神詔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
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
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簡文因心以秉
道故沖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仗賢亦寧外而治內觀

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王之
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轢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
有賊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己主震內而
緩虞澄海外以漬滓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傾基泰離有
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
思效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靈之穢氛啟披陰之光暉反
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稀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
忠甄變時雍於祖宗

原缺

掃逋醜於漢渚滌

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淵惠要襍而
思躉援冠弁而來虔視治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
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
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
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
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偽而宗夷察
成敗之相仍猶唇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
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瑞請廣武以誨情樹

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沿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
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
怙寵而判違敵既勅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
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
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
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眇歎王路之中鯁蠹
百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
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

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安危
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
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
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
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
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
舊棲於吳餘迹階阼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
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弔

偽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於
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之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
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
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飢甘陵波而遠遊越
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穀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
中流爰薄方輿迺屆歐陽八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
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潯赤圻以經復越二
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省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遠

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魚
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飴之涵泳觀翔鷗之落
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蕩慮揚推
易難利涉以告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便勾踐行
霸於瑯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
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淞之衰盛戒東南之逆
氣成劉后之駭聖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
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怨爰盜之扶禍惜徒傷於家

令匪條侯之忠殺將七國之陵正寢漢藩之治民竝訪
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吳
朝執義說於梁庭數高才於兔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
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晬容遵縫掖於前
躅對園囿而不闕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
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
閱反師旅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
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

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疊踰
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適之餘
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譬乘
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
語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
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啟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
而迥邁逗白馬以憩艚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
甬城城陂陲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過面荒野兮悲

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曼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

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缺六字

謂信美

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

原缺

具瘁

值歲寒之窮節視曾雲之崔巍聆悲飈之掩屑彌晝夜

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

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

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薇

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鶴鳴之在埵

原缺

踰宿驚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輔湯
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
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
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耻俟遭時以遠圖捨西楚
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徑而趙徂
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猗曷始智
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柁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
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何豈無累

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熙績於武闕卒敷功於皇盾
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驂
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
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靡熾餘姦於海濟驅鮐稚
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滙託末命原缺雲冀靈武之北閔
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振響漸溫澤
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曩四闕其奚阻
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

以至愛借兄弟以偽恩相魏武以謫狂宄謨奮於東藩
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
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芭於熾壤
桐孤幹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邁
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
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
其何傷啟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
聆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

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
謂徂歲之悠濶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冲
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既底於國難
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采芑
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強虎氏之搏翼瀾雲網於所禁
驅黔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
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擾譙潁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
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

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
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蹙坑谷
而鳥竄中華免夫左社江表此焉緩帶既剋黜於肥六
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
而已寧指西嶠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實大業之興廢
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勲
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績於平生
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於魯經晉申好

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庚
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
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
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颺起
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闕興偏慮於攸吝忘即易於所難
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慢豐
疑縲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
對駿騅以發憤傷虞姝於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

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網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
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
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饗發卞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
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
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
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煎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
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
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己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

之虧始悟介焉之已罷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
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黃柯芳
藕飾萌麥萋萋於旌丘柳依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
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
流蕙兮水增瀾評愁於今鑑戚顏愁盈根而蘊際戚發
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
渥周雙七於此奉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於行川轉歸
弦而眷戀望修檣而流連願闕鄴之過清遲華鑒之凱

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
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
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

歸塗賦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
迷職邦邑或羈役戎陳事由于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
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
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
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褫簪帶于窮城
反巾褐于空谷果歸期于願言獲素念于思樂于是舟
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
傍山悽悽送歸悠悠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
衰雲上騰而鴈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
景之芳蕤林乘風而飄落水鑒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
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異形停余

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羅浮山賦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曰

若迺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億度道單悒悒洞四有九此惟其七潛夜隱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宮耀

真之陰室洞穴之竇衝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易結諒
沉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遡波而乘桴越扶輿之
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橈以水宿杖桂策以山遊

嶺表賦

若乃長山欵跨外內乖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麋鹿望
岡而旋歸鴻鴈覩峯而返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于
山畔顧後路之傾巘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
夕流之注澗羅石碁布怪譎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

班米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怨曉月賦

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今
二八兮將缺浮雲塞兮收泛灩明舒照兮殊皎潔墀除
兮鏡鑑房櫳兮澄澈

長谿賦

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載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
之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江妃賦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
今日之逢迎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觀頤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贈
覲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沉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令儻借訪于
交甫知斯言之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留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又江妃賦

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來靡容膩理嗟佳人之眇
邁眺霄際而皓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蹙佇天台
二娥宮亭雙媛青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
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
無待

入道至人賦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
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
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溜積氤
氲而為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
觀何落落此胸襟

逸民賦

原欲

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

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
不昧不負蕭條秋首歲筵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
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興指寰中以為期望繫外而
延佇

辭祿賦

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閒
以沈泄雖鑣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
反褐衣於丘窟類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

於朱絲庵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感時賦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
迺作斯賦

相物類以迨已閱交臂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
于西河鑒三命于子躬怛行年之蹉跎于鷦鷯之先號
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嘆
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孝感賦

舉高橋于楊潭眇投迹于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
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
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斷冰
以鱠鮮萸柔葉于枯木起春波于寒川顧微心之庸褊
謝精靈于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傷己賦

嗟夫卞賞珍于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

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于君子眺徂歲之
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徂而感已貌
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關檐幌以
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餐
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燠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之
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表

勸伐河北表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
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
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
存生盡況陵瑩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
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邁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
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為寇有晚遣鎮
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
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

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
為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本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
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遠路已絕雖遣救
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
阻根本自固徒稟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
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
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非其時難為經
畧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魚弱

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
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
可以謀昔魏氏之強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
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
者也自羗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
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
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
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

取其困下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饑注心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強不必乘會於我為易責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

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
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
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
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
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
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
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
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

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伊頑
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
竄景巖穴實仰希大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
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
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
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謝封康樂侯表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

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
已謝咸慰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
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
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
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迺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
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勛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
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阨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
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

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
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
知所由

詣闕上表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
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
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
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

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
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
見覲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
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
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
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
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
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

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其痛誠
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歟仰
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
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牋

與廬陵王牋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
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

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
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
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
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書

答范光祿書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
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饑渴山澗幽阻音

塵澗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
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
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又

承祗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即時
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
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
儻值行李輒復承問

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詰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
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
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
伸前論雖不辨酌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示
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

與弟書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道

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答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答網琳二法師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
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志

遊名山志

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令滯所資之累
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嵒漱流
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
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己以濟彼
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
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
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

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為石帆故名彼為石帆
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
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
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桂林頂遠則岷尖疆中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又北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步許對橫山

論

辨宗論

問答附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
暇日聊申繇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
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
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
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
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
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
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

竊謂新論為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最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
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
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繇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
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
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
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

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

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
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空勤期果有如
皎日

最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
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
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拔之華
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

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數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

令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徑筌蹄既已紛錯
羣黎何由歸真

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
復沉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
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
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
紛錯魚兔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

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無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

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

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非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

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
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
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為情
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
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悟豈容納時之
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
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

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

初答與真知異

麟再問以何為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為用者
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
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
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
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十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
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
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
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
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
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
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
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
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

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

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
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
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
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法網問云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
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

發揮矣詳復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
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
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
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
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
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
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
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

夫膏肓大道摧輶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
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
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
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閭自晞無假火
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
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
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

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
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
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
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躋
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
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
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
濟且明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

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慧琳問云三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
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
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
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
也一合於道場非卜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
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最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

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
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
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
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
不答維麟假知中殊為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
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
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
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

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
南北之譬耶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
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
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
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辨者
之囿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

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
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故教迂矣若人皆得意亦
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
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
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
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
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
耶

論曰繇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人照之分
問曰繇教而信而無人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
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繇有日進之

功

以下王衛
軍問答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
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
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

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

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竝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

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
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
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
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
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沉入無果
無阻隔

頌

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
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贊

王子晉讚

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
子愛清淨區中寔囂諠冀見浮丘公與爾共續翻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

盛弘之荊州記初有採藥衡山
見一老翁四五少年對坐執音

衡山採藥人路迷糧亦絕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說一
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維摩經十譬贊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
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談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

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數華何由實至
人善取譬無牢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
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一作萬

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婆娑盡寧當非亦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羣
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
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
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慎勿空留念橫使神理慙
發已道易乎忘情長之福

侍汎舟贊

汎鷁分遊蘭池渚相委兮
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
風遼冷兮水漣漪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
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

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
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
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
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銘

佛影銘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
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
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
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

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
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滂澗摹擬遺量寄託青
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
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春
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祕奧萬不寫一庶推
誠心頗感羣物飛鴉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
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

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
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迤邐迤邐未已轉輪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
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暉

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罔金好冥漠白豪幽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
若有聚敬圖遺蹤疏鑿峻峯周流步欄窈窕房櫺激波
映墀引月入窓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篤彩淡浮色羣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
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令覩發蒙茲覲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書帙銘

懷幽卷頤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
或暇逸

七

七濟

朝食既畢摘果堂陰春惟枇把夏則林檎

詠

宋武帝詠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
述聖徽乃作誄曰

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屯
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元之季權威攜薄隆安
之初主相蒙弱獄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
躍既擾輿區遂斥帝廬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實賴明哲
授手康旃紀度迴薄餘分成閔舊晉中微偽楚藉鸞躡
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險肆慝

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鼎乘騶歸
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隰舟師漲海
傾穴尋巢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
踰百祀國絕興復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頽國誰恥夏典
載禹九道是行商誥述湯蕪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
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乃敕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畧
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
清西關將旋東道中慙徐豫蕪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

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縣縣川陸北獻璫
裘南貢金竹鬘首冠弁穿胸斂服寒穴欣日巢棲玩屋
匪惟遐譚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佑甘露芝草祥
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
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絃于茲三
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
闡校修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掃白登北
朔渴望飛旌衡輶東岱靈遲玉牒金滕天地不仁蒼生

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太頽甘殞以贖同軌畢
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樂樂素縗灑淚成雨響呌如雷
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擗標羣
后崩悲就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始變秋月
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敷金觴虛奠列駕長隧發輦華
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躊躇六閑引領攀援容貌
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含鯁奉教百朝執鞭三始從
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頗預

遊止垂幕待講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臺泛沼匪月匪
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微容未遠聖靈超然
收淚卽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
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諶蘇豈忘

宋廬陵王誄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
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益出
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辜有默曾是忍虐古
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
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
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
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候射隼于高墉赫王典
以正刑服二辜于北犴致九伐于南荆發酸痛于仁詔
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攄綢繆于皇音

曇隆法師誄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辨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猶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于髫髻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秣絕景于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
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
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思愛於今仳別矣旌舟南遡
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
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
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迴澗茹
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
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己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吝澡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
徵集何緣晚節罹豐遠見參尋至止阻濶音塵殆絕值
暑邁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
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益欽志節追感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觀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

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
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
頂長別榮翼永息幽嶺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各
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軔情

達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篠見子難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
諾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鷂同
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
石通澗別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欽事寡地閒尋微
探賸何句不研奚疑弗折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

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聞凶慙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哀哉行
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侍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
公振玄風于闕右法師嗣洙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
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于是衆僧雲集勤修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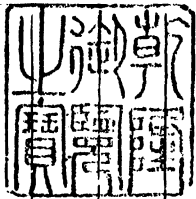
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
廬山之隈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
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
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
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頽綱是寄體靜息動懷
貞整偽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受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猷為莢

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亹亹其資髣
角味道辭親隨師供奉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
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虐彌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
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
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

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
超于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
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冲素死增傷悽單繫土柳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
懷習習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響
途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
憚卑筌今予門徒實同斯難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靄巖峰川壑如泣山林改

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閭浮無希嗚呼哀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